

曾永義  
主編

# 輯刊 研究 文 學 古 典

十七編 第 9 冊

## 論豪放 (上)

于成我 著

花木蘭

#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七編

曾永義主編

第9冊

論豪放(上)

于成我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豪放(上) / 于成我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民107〕

目 4+18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9冊)

ISBN 978-986-485-326-7 (精裝)

1. 中國古典文學 2. 文學美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7001701

ISBN-978-986-485-326-7



9 789864 853267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九冊

ISBN：978-986-485-326-7

論豪放(上)

作 者 于成我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8年3月

全書字數 557861字

定 價 十七編 26冊(精裝) 新台幣50,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論豪放(上)

于成我 著

## 作者簡介

于成我（1977～），男，漢族，山東平度人。本名于永森，自名於滄海，字成我，號負堂、否庵、復北。出身農民，曾為化工廠一線車間工人7年。2010年畢業於山東師範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寧夏師範學院文學院，現為聊城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能詩詞，為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中國韻文學會、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建構與古代文論與文學、傳統文化思想研究，尤於意境理論、王國維美學有深入研究，1998年以來提出並系統建構、闡釋了旨在突破、超越中國傳統文藝舊審美理想「意境」的「神味」說理論，為二十世紀以後唯一具有中國「本土化」品性的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並將理論普適性從詩歌延展到小說、雜文、戲劇、影視劇、漫畫等領域，得到學界高度評價。已出版學術專著《詩詞曲學談藝錄》、《聶紺弩舊體詩研究》、《〈漱玉詞〉評說》、《諸二十四詩品》、《稼軒詞選箋評》、《紅禪室詩詞叢話》，發表論文多篇；另撰有《元曲正義》、《論意境》、《論豪放》、《論「神味」——旨在超越「意境」的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建構與闡釋》、《論語我說》、《王國維〈人間詞話〉評說》、《王之渙詩歌研究》、《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研究》、《否庵舊體詩集》等未版著作10餘種。《中國美學三十年》（副主編，撰寫古代美學部份30萬字）獲山東省第六屆劉勰文藝評論獎（著作類，2011年）、山東省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著作類，2011年），入選第三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人文社科類，2011年）；《詩詞曲學談藝錄》獲寧夏第十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著作類，2014年）；舊體詩創作與評論獲第二屆聶紺弩詩詞獎（2015）。

## 提 要

「豪放」是中國古代文論、美學的重要範疇，具有深厚久遠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文化意蘊，富有不斷創新的內在思想精神，是中國古代最具有主體性精神的文論、美學範疇。有關「豪放」的研究一般局限在詞學的狹隘領域之內，而本書則是全面、系統、繼承性研究「豪放」的首部學術專著，不但突破了詞學的狹隘範圍，而且貫穿了文化思想、文學（含所有文體）、藝術的廣泛領域，並凸顯了「豪放」的思想精神品性。

本書係在作者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並增寫了有關「豪放」審美意蘊的一章。全書涉及的理論問題眾多，主要有：（1）「豪放」範疇的義界、生成和內涵的研究；（2）「豪放」在文藝中的表現及其美學風格特點的探討和闡釋；（3）「豪放」與「中和」、「崇高」、「壯美」和「浪漫」等範疇的同異之辨正；（4）「豪放」從先秦到當代的形成與嬗變的宏闊的歷史考察；（5）「豪放」的根本思想精神、哲學辯證法精神與詩學精神的研究和闡釋；（6）「豪放」的審美意蘊的分析和闡釋；（7）「豪放」相關的重要理論問題辨正，主要涉及「豪放」和「婉約」、「豪放」與「本色」及「豪放」對於詩詞曲體制演變的作用等六大理論問題的研究；（8）「豪放」在思想精神層次和壯美風格層次對於中國未來民族審美意識和文藝發展的重要意義的闡釋；等等。

本書所論「豪放」範疇及其所具有的思想精神，乃作者所提出、建構、闡釋的意在突破、超越中國傳統文藝舊審美理想「意境」的「神味」說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的核心思想精神，為「神味」說理論體系建構的「三論」（《論豪放》、《論意境》、《論「神味」》）的重要組成部份。



# 目次

## 上 冊

導 言	1
第一節 中西文論視野中的古代文論及範疇研究	2
一、中國古代文論及範疇研究面臨的境遇	2
二、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一般特點及研究方法、思路	8
第二節 「豪放」的選題緣起、研究綜述、研究方法及邏輯思路	13
一、「豪放」在中國古代美學中的地位及選題緣起	13
二、「豪放」研究狀況綜述	20
三、「豪放」的邏輯起點、研究方法及邏輯思路	31
第一章 「豪放」的內涵與生成	39
第一節 「豪放」的義界（廣義、狹義）和內涵	39
一、「豪放」義界（廣義、狹義）的探討	39
二、不受拘束，氣盛使然——「豪放」的內涵及其三個層次	48
第二節 「豪放」的生成	68
一、「豪放」的內在結構合成	68
二、「志」（或理想，含「小我之情」→「大我之情」）→「氣」→「豪」→「放」——「豪放」生成的流程	79
三、影響「豪放」生成的主客觀因素	88
四、如何更好實現「豪放」之「放」	100
第二章 「豪放」在文藝中的表現及其美學風格特點	109
第一節 「豪放」在文藝中的表現	109
第二節 「豪放」範疇的美學風格特點	120
一、鮮明而強烈的主體性精神特徵	122
二、盛大而充沛的內在氣蘊和外在氣勢	132
三、直抒胸臆、淋漓盡致的表達方式	135

第三章	「豪放」與相關美學範疇辨正	141
第一節	「豪放」與「中和」之美	141
第二節	「豪放」與「壯美」	154
第三節	「豪放」與「崇高」	160
第四節	「豪放」和「浪漫」	181

## 中 冊

第四章	「豪放」形成與嬗變的歷史考察（上）	189
第一節	先秦兩漢：「豪放」的醞釀和萌芽	189
一、	「豪放」在先秦的現實醞釀和文獻實證	189
二、	「豪放」在漢代文獻中的初步匯流	201
第二節	魏晉隋唐：「豪放」的凸顯和發展	207
一、	「豪放」在魏晉主體意識自覺背景下的凸顯	207
二、	盛唐時期「豪放」的集中表現	215
第五章	「豪放」形成與嬗變的歷史考察（下）	231
第一節	宋元明清：「豪放」的成熟和盛極而衰	231
一、	宋人審美理想影響下「豪放」美學範疇的成熟	231
二、	「豪放」在元代文學中主流地位的確立	259
三、	明代文藝境界對「豪放」的消解	267
四、	「豪放」在清代的總結和整理	278
第二節	近、現代：「豪放」的勃發和「假借」	286
一、	「豪放」在近代文藝中的勃發	286
二、	現代社會中的畸形現象對「豪放」的假借	320
第六章	「豪放」的根本思想精神、哲學辯證法精神與詩學精神	331
第一節	「儒、道互補」、意在現實——「豪放」的根本思想精神	331
第二節	剛柔並濟、以剛健為主——「豪放」的《易傳》美學哲學辯證法精神	352
第三節	詩「可以怨」——「豪放」的詩學精神	360

## 下 冊

第七章	「豪放」的審美意蘊	385
第一節	以「活」為辯證法的人生境界	385
第二節	天真、樸素、本色的人格本真架構	398
第三節	自信熱烈、一往情深的心靈世界	405
第四節	詩酒豪放、琴劍炫異的人生意態	410
第八章	「豪放」範疇主要涉及理論問題論辨 (上)	427
第一節	「豪放」對「婉約」的突破與發展	428
第二節	「豪放」詞可兼有「婉約」詞之長	446
第三節	「豪放」與「本色」	456
第九章	「豪放」範疇主要涉及理論問題論辨 (下)	485
第一節	「豪放」與「詩化詞」	485
第二節	「豪放」、「婉約」二分法辨	507
第三節	「豪放」與詩體形式(詩、詞、曲)的 演進變化	534
第十章	「豪放」範疇的價值及其研究的現代意 義	559
第一節	「豪放」是中華民族以「壯美」為主要 風貌的新的審美理想重建的重要精神	559
第二節	「豪放」精神是批判地繼承和開創新文 化、文學的前提條件	568
結 語		575
參考文獻		581
後 記		591

# 導 言

本書的主要內容，乃是對於「豪放」美學範疇的全面系統的探討、研究和闡釋。以「豪放」範疇為研究、闡釋對象的學術工作，是從屬於筆者旨在突破、超越中國傳統文藝舊審美理想理論體系「意境」理論而探索、提出並系統建構、闡釋、延展的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神味」說理論的整個學術活動的，是這個學術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過程——雖然本書對於「豪放」的研究是按照純粹的美學範疇研究的理路、形態來進行的，但「豪放」在根本上從來都是一種思想精神（而不僅僅局限於風格論的層次），本書對於「豪放」思想精神的研究及此一範疇的其他方面，無不都最終指向「神味」說理論，而為「神味」說理論體系的建構服務。從事這樣一個原創性理論建構的學術活動，又是與筆者對於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文論「西化」嚴重而基於「本土化」品性的「原創性」理論極其缺乏的態勢的憂慮分不開的。<sup>〔註1〕</sup>如何在批判地繼承本國、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創新我們的文化思想，弘揚中華民族「深閎偉美、大氣磅礴」<sup>〔註2〕</sup>的民族意識、民族風格、民族姿態、民族魅力，最終在文化思想、學術、文論（美學）等領域創造糅合

---

〔註1〕「神味」說詩學理論開始是以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詩困境的探索為切入角度的，但整個理論體系並不局限於詩學，而廣泛貫徹到了所有文體領域。也正是由於此種原因，本書關於「豪放」的研究就不單單體現為詩詞曲學的狹隘領域，做為一種精神，它還將為「神味」說理論中所蘊含的文化思想創新（這種創新的根本目的是突破、超越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最高境界，以創構新的文化思想）奠定一個良好基礎。相關情況本書《後記》略作交代，可參看。

〔註2〕此為筆者「神味」說理論的最高風格境界（詳見拙著《詩詞曲學談藝錄》，齊魯書社，2011年版，第429頁），亦即中華民族理想審美意識所呈現的一種最高風格境界。

了民族、時代、社會、個性等方面特色的具有「原創性」品性、「本土化」徵態的理論體系，在現當代整個人類文明的世界語境中確立我們的理論、思想「話語權」，是這個時代賦予我們每個國人的、也是繞不過去的根本任務。本書以「豪放」範疇為研究對象所作的工作，即是秉承上述理念在中國文論領域的一個實踐，也是一個以「將有限（或局部）最佳化」為主的、根本有別於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以有限追求無限」為主的根本思維方式〔註3〕的具體體現與實踐個案。採用上述學術理念來進行的「豪放」研究與闡釋，就注定是與學界對於範疇研究的慣常做法是根本不同的。

## 第一節 中西文論視野中的古代文論及範疇研究

### 一、中國古代文論及範疇研究面臨的境遇

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理論總結，它在中國古代文化和世界文化、世界文論中佔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歷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於種種原因，現代文化、現代文學藝術和現代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與傳統之間出現了「斷層」。如果說在文學藝術方面還因為社會實踐的關係，而不可能完全借鑒、複製西方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那麼在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之內，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則是一路跟隨著對於西方文學理論的引進和研究過來的，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自己的特色，也逐漸喪失了我們在世界視域中的「話語權」。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曹順慶提出了中國文論「失語症」和「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話題，指出在中國現當代文壇上「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症。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註4〕，引起了學界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傳統文藝學、美學思想的「現代轉型」成為這段時期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其實對於中國文化思想吸收西方文化思

〔註3〕 根本思維方式以「將有限（或局部）最佳化」或以「以有限追求無限」為主，是筆者創構的新審美理想理論體系「神味」說理論與中國傳統文藝舊審美理想理論體系「意境」理論的根本區別之一（參見拙著《詩詞曲學談藝錄》，齊魯書社，2011年版，第105頁；《諸二十四詩品》，陽光出版社，2014年版，第54～55頁）。

〔註4〕 曹順慶：《中外比較文論研究的基本目標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見錢中文、杜書瀛、暢廣元主編《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頁。

想的問題，陳寅恪早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就已指出：「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註 5〕而中國現當代美學和文論的發展態勢，有的學者也曾有直言不諱的探討，如陳炎認為：

中國美學和文論在 20 世紀的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不外乎兩個：一個是「失範」，一個是「失語」。……當我們發現了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和文論主張「失範」的缺陷之後，便力圖在西方美學和文論的引導下建立自己的規範，其方法無外乎兩種。一種是將西方美學和文論的範疇原封不動地移植過來，然後再加以改造；一種是對中國古代美學思想和文論範疇進行梳理，使其能夠被納入西方學術的體系。然而，正當這種努力獲得部份的成功之後，人們卻突然發現，中國的美學和文論學者已經不會、或至少不會在原來的意義上使用自己民族的語言，而只會鸚鵡學舌地操練著西方的術語了。換言之，當我們剛剛解決了「失範」的問題之後，「失語」的問題卻又

〔註 5〕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 年版，第 284～285 頁。筆者認為，陳寅恪先生相反相成的觀念仍然偏於保守，未必全對。因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地域相對獨立而廣闊的國家來說，本身即具備了孕育多種思想資源的可能，因此建立新的思想精神，不一定要借助於外來思想，而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發展我們自身的本土資源，創造「本土化」為根本特徵的思想精神或理論體系（當然也可以借鑒外來思想資源）。即國人應該具有或樹立這樣一種根本意識：立足於我們自己的「本土」資源本身，也可以創造超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以迄現當代的「本土化」思想精神或理論體系。而且從中國古代儒、道、釋為主要格局的傳統文化思想來看，外來的佛教思想雖然曾一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社會歷史的進程，但從中國古代的整個社會歷史發展而言，佛教思想尚不是最根本的思想因素，即不能將「中國化」完全視為進步性因素，而要根據其實際的效應來進行價值判斷。實際上，佛教作為外來思想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在整體上是「負面」的，即聯手「道」家，從根本上不斷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審美意識進行「柔化」、「弱化」，也深刻影響了儒家（如宋明理學中的「心學」）。總之，即使是借鑒外來思想資源，但若不在根本上以中華民族尤其是社會下層的整體利益為底線而進行「中國話」，則一定是失敗的。

不期而遇地冒了出來。而這一問題絕不僅僅是一種民族自尊心的傷害，更重要的是那種外來的、或借助外來方式改造過的術語並不足以解釋我們民族自身的審美經驗和藝術問題。於是，美學也好，文論也罷，最後只成為同行學者討論的話題，對具體的審美活動和藝術實踐並無助益。〔註6〕

可見，問題是十分嚴重的。「鸚鵡學舌」，這對於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論、美學來說，情何以堪！譚好哲也指出：

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學科，美學在中國已有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百年時間不可謂短，然而迄今為止，中國的美學研究從基本觀念、概念範疇到體系構架，卻基本上依然是從西方輸入過來的；只是從作為印證觀點的部份藝術實例和少量中國美學思想史研究中，才讓人依稀感覺到一點民族化的徵象和痕跡。……應該說，如果我們繼續因循先前的研究思路做一種慣性運動，繼續追隨在西方學者後面鸚鵡學舌，做學術上的二道販子，從而把學術領域裏的全球化語境理解為並實際地弄成單向的西化取捨與被動模仿，美學研究的民族化就真的可能成為一個水月鏡花的幻象。〔註7〕

「鸚鵡學舌」、「學術上的二道販子」，這種嚴峻而尷尬的態勢，實在令我們近百年來的文論和美學研究汗顏。在民族文化思想的高度上認識和發展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理論成果乃至理論體系，無疑是擺在新世紀中國美學和文論研究學者面前一個繞不過的重大問題。我們如果不對中國傳統的美學和文論遺產加以重視並發揚之〔註8〕，那麼就會發生十分嚴重的後果：一是將來我們對傳統無知，一是西方卻對我們的美學和文化有所瞭解並吸收其中的長處，為己所用，造成了像中國的許多文化藝術珍品在西方的結果，後人只能從西方的博物館裏欣賞到，來做一些間接的研究。這兩種後果，都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全球化的社會發展潮流，也要求我們必須在世界的美學和文論盛會中擁有一席之地，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響樂中擁有自己的聲音。社會歷史的

〔註6〕 陳炎：《走出「失範」與「失語」的中國美學和文論》，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

〔註7〕 譚好哲：《美學民族化與本土性問題的叩問》，汝信、曾繁仁主編《中國美學年鑒（200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9頁。

〔註8〕 發揚的前提是對傳統的「批判」，只有貫徹根本的「批判」思維，才能真正吸收傳統之長，而不是保守、僵化地以維護、繼承傳統的名義發展傳統。

發展最終的結晶是文化，而審美意識則在文化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大潮中失去自己應用的位置，那麼將來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就會是一個徹底的悲劇。綜觀世界文論研究、中國美學研究和中國文論研究的一般原理和全局性發展的要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古代文論及美學範疇研究當下所面臨的真實境遇，並有所作為：

第一，擺脫純粹引進和研究西方文論的近視做法，從中國本身的優勢和特點出發，以建立中國（東方）美學為我們總的目標。這個問題，是關係到中國古代文化和古代文論出路的關鍵，是中國古代文論以自己獨有的特色獨立於世界文論之林的先決條件、必要條件。近年來不少學者都從這個角度認識到了其重要性，例如陳炎認為：

過去，我們總是覺得邏輯嚴謹的西方概念有著無往而不勝的學術優勢。現在，人們似乎發現，越是清晰的概念、嚴謹的邏輯，就越是與「表現性符號」有著巨大的差距，就越是難以趨近人類複雜的審美情感。因此，與西方美學不同，中國人一開始便不去探討抽象的「美的本質」，而採取一種「以詩論詩」的靈活態度，用一種雖不嚴謹但卻貼切的語言形容之、描述之。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得到一種準確無誤而又一勞永逸的邏輯命題，而是讓人們在「得意忘言」的過程中去體悟藝術、情感和美的奧秘……或許，這種體悟方式不僅更近於東方的智慧，而且更近於美學的應有之義。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在詞源學研究上有著很深造詣的海德格爾，在其晚年卻需要借助荷爾德林的詩句和梵·高的繪畫來表達自己對於存在和藝術的體悟；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曾經翻譯過康德《判斷力批判》的宗白華，在其晚年卻要通過詩意化的《美學散步》而去追尋中國文化的美學奧秘；只有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重新對東方古代那些並不嚴謹但卻韻味十足的審美範疇加以利用；也只有這一意義上，我們才能夠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東方美學」。

總之，美學作為一門具有普世意義的人文學科，應該具有與其他學科所不同的獨特的話語系統和言說方式。這種獨特的話語系統和言說方式既不應該以實證為指南、以歸納為工具，也不應該以命題為指歸、以邏輯為依據，而應該注重啓迪人們「得意忘言」的悟

性智慧，借助語言而超越語言，以探索人類無限豐富的情感類型和精神世界。〔註9〕

這可以說是當代美學和文論研究的一個基本思路，也是一個宏偉的理想目標。這樣一個宏偉目標，是建立在對傳統文化和美學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的，也是建立在我們對它的一種民族自信的基礎之上的。作為唯一保存到今天的古代四大文明古國的中華文明，其五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史已經證明，它必然具有一種內在的特長和優勢。〔註10〕「將美學的民族化追求與全球性視野有機地結合起來，基本上已經成為美學界的共識。」「任何有價值的、對世界學術有所貢獻的理論話語，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註11〕，充分發揮、挖掘中國古代文論的底蘊和精神，無疑是建立現代東方美學的最重要的基礎，也是我們賴以獨立於世界文論的寶貴基礎和無盡資源。而這，就將有賴於深入地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其中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一步，則是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研究。筆者研究「豪放」，其基本考慮乃實在於此、出於此，乃實是欲於此宏偉的目標做點增磚添瓦的工作。

第二，在確立了總體的宏偉目標之後，在民族化的基礎上，中國古代文論研究還面臨著現代化轉換的問題，民族化的問題，其實質乃在於能夠與時俱進，吸收中國古代文論的精髓，並創造性地添加上時代的內容，展現出並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如楊星映提出了中國古代文論範疇轉化為現代文藝學理論範疇的兩種方式「直接借用」和「間接溶入」，「直接借用即成為某些章節、層次的題目與核心內容，成為體系結構中的某些鏈條與環節。間接溶入則是作為思維的方法與論證的材料，與體系中原有的觀點、材料相結合。間接溶入，一是借鑒古代文論範疇的內涵，並按照今天的需要加以改造，例如講風格，注重描述文體和作家風格的特點，講鑒賞的心理特徵，注重體味等等；二是將古文論範疇與西方文論、中國當代文論範疇的內涵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例如分析文學作品本文的多層次結構，既可運用西方的觀點，又可以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來說明，將其分為『言』、『象』、『意』三個層面。」〔註12〕

〔註9〕 汝信、曾繁仁主編：《中國美學年鑒（200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0頁。

〔註10〕 對於此點，錢穆《國史大綱》一書頗有論釋，可參看。

〔註11〕 汝信、曾繁仁主編：《中國美學年鑒（200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57頁。

〔註12〕 楊星映：《古代文論範疇溶入當代文藝學的探索》，載《重慶師院學報（哲社

這種方法是切實可行的。黨聖元也認為，「研究傳統文論範疇體系，不得不先認識傳統文論範疇之特點和理論形態。範疇是思維的基本形式，思維對象和思維方式與範疇所詮指的對象及其所用的理論審視方式是一致的。」〔註13〕這裡所說的體系研究，是比範疇研究更為嚴重宏大的工作，也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水平和成果的一個最重要的體現。但是，這還不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基礎工作。例如對範疇的研究，就是更為基礎和重要的「細節」性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細節」關係著美學研究的最終境界，甚至關係著美學研究的成敗，不但美學研究需要若干文論範圍之內的一系列「細節」，以重構符合歷史真實的文論話語和體系，而且美學研究的特點也要求必須重視審美的「細節」，從「細節」出發進行建構——這種建構包含著對中國古代美學的全新闡釋，不但在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和《藝境》等書中成功實現，就是新時期以來如李澤厚的《美的歷程》，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照。美學作為密切聯繫著文學藝術的學科，不可能在單純思辨和抽象的層次上進行黑格爾式的哲學論證，它必須是活生生的豐富而感性的審美體驗與富有人生、哲學的形上意味等多重因質的綜合。只有這樣，中國古代美學才能在現代找到出路，開闢新的境界。而美學範疇作為美學史和文論史上一個個閃光的里程碑式的「細節」，它們本身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對於它們的研究，可以說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工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揚才說：「在美學上，中國古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範疇、概念和思想，如比興、文與道、文與情、形神、意境、情景、韻味、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等等。我們應該對這些範疇、概念和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註14〕可以說，無論是繼承中國古代美學的精華，還是開創中國現代美學的新局面，範疇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代文論的體系研究，特別是範疇體系研究，對於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來說是意義重大的。……要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學範疇體系，古代文論範疇體系研究這個作為前提的環節也是不能跳越的。」〔註15〕只有抓住重點範疇，才能提綱挈領，真正理解中國古代美學的實質精

版)) 1998年第4期。

〔註13〕 黨聖元：《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和體系》，載《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

〔註14〕 周揚：《關於建立與現代科學水平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美學體系和整理美學遺產問題》，載《美學》1981年第3期。

〔註15〕 楊星映：《古代文論範疇溶入當代文藝學的探索》，載《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4期。

神，並在此基礎上以新的審美理想為指引，建立起獨具特色的中國現代美學理論或思想體系。

## 二、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一般特點及研究方法、思路

### （一）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一般特點

蒲震元在論述中國古代文論思想體系時認為，「專題深入，系統揭示一批重要範疇（包括這些重要範疇所蘊含的文藝思想或理論體系）的豐富內涵與發展脈絡」〔註 16〕，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拓展與深化」工作，由此可見範疇研究的重要性。要研究好「豪放」這個美學範疇，最基本的一步工作是要充分瞭解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一般特點。「範疇是中國美學的靈魂」，「由於中國人是感悟點評式地發表思想，而不是系統完整地表達思想，所以在中國人的思想理論中，範疇（概念）往往是最重要的，理論的全部內涵往往就寄託在範疇之中。範疇也就成了理論的靈魂，而不僅僅是理論的標籤。縱觀中國美學史，不難印證這一點。從《易經》的『意象』論，到玄學的『形神』論，王漁洋的『神韻』學說，再到王國維的『意境』學說，整個美學歷程中，貫穿著的是一系列的範疇：象、意、形、神、韻、妙、境、意象、神韻、風韻、意境等等。……理論一旦抽離了這些範疇，理論就精髓不存，血脈全無。所以，立範疇對於中國美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巨著專論，還是語錄點評，只要範疇一立，精隨便立。」〔註 17〕而要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範疇，我們必須對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特點有一個很好的認識，這是因為，中國古代文論及中國古代文論範疇，有著不同於西方思維方式、表現方式等方面的若干獨特的特點。黨聖元曾總結了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的四個特點：「在理論指向和詮釋方面具有多功能性」、「相互滲透、相互溝通……交融互攝、旁通統貫、相浹相洽」、「具有較廣的內容涵蓋面和闡釋界域，因此衍生性極強，一個核心範疇往往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子範疇，子範疇再導引出下一級範疇，範疇衍生概念，概念派生命題，生生不已，乃至無窮」、「傳統文論範疇藝術審美活動的理論思維在思辨分析和闡釋的方法上力求使思維主體逼近、滲入思維對象，並且運用與思維對象相同的審美——藝術思維方式來審視、領悟、體驗對象，從而使這種理論觀照的結果本身亦具有一定的美感意蘊，具有一定的

〔註 16〕 蒲震元：《從範疇研究到體系研究》，載《文藝研究》1997 年第 2 期。

〔註 17〕 程琦琳：《論中國美學範疇網絡體系》，載《江海學刊》1997 年第 5 期。

情感性、意象性、虛涵性，這也就使傳統文學理論批評中的許多涉及藝術審美活動及美感經驗的術語、命題、概念、範疇本身即審美化、藝術化，耐人咀嚼尋味。」〔註18〕汪湧豪也闡述說：

中國古代文論範疇極富原型意味……比之於西方以多元假設為旨歸，以各各不同的範疇創設提攜起一個理論，它通常取一種推行和發展原有基始性範疇和核心範疇的方式，範疇與範疇之間循環通釋，意義互決，形成一個互為指涉，彼此滲透的動態體系。儘管少創新範疇，但基始性範疇和核心範疇在保持自身深厚意蘊和極強的概括力的同時，有極強的能產性和衍生力。就同一集群來說，由於基始性範疇或核心範疇牽衍能力強，即許多衍生範疇也頗有活性，它們彼此牽涉，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範疇的自由組合，如以「風骨」為核心範疇的集群內，衍生出「氣骨」、「骨氣」、「骨力」、「骨體」等諸多範疇。而這些衍生出的範疇之間因意義關聯，彼此吸引牽衍，又可形成「氣力」、「風力」等新範疇。就集群與集群的關係來說，分屬於不同集群的核心範疇，因自身多具能產性和衍展能力，又可與另一意義相鄰的範疇集群中的某些範疇交合，構成新的範疇。如「氣」與「神」分別是一個範疇集群的核心，在它們統屬下展開的一系列後序範疇，從各個方面反映了創作主體生命本原到創作過程的內在規律等問題。但它們又能彼此投入，組合成「神氣」這個新的範疇。其他如「興味」、「神韻」、「趣味」、「俊逸」等範疇也是通過這種方式組合而成的，從其所涵括的意義來說，較之「興」、「味」、「神」、「韻」、「逸」，可能不是基元的、根本的，如果說這些單體範疇是「一級範疇」的話，那麼它們只不過是「二級範疇」。但一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歷史證明，這些「二級範疇」及圍繞其展開的種種論述之於古代文學創作的制約、導引作用有多大，對古代文學、美學理論發展態勢的影響又有多麼深遠。

而正是由於範疇有很強的能產性和衍生力，它也因此具有很大的輻射面和覆蓋性。並且，它不拒斥後起的新思想，相反，吸納這種思想，正是其意蘊深厚和概括力強的標誌，所以，它能直接推動並誕育一系列新的範疇。這種新產生的範疇之於原範疇，可能是理

〔註18〕 黨聖元：《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和體系》，載《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